

GU DIAN MING ZHU

BIAO ZHUN DU BEN

尚书校注

古典名著标准读本

陈成国·撰



《逸周书·世俘》实为《尚书》中的真《武成》。将《世俘》这篇真《武成》列入《尚书》，应该是时候了。如不然，何以示《尚书》学之真且公？



岳麓书社

出版

GU DIAN MING ZHU

BIAO ZHUN DU BEN

尚书 校注

古 典 名 著 标 准 读 本



陈戍国·撰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校注本 / 陈戌国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ISBN 7 - 80665 - 461 - 5

I. 尚… II. 陈…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商周时
代②尚书 - 注释 IV.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057411号

尚书校注

作 者 陈戌国

责任编辑 曾德明

封面设计 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 - 5,000

ISBN 7 - 80665 - 461 - 5/G·373

定价:12.00 元

承印:长沙银都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平高科技园志宏路

邮编:410126 电话:0731—461415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尚书校注序

《尚书》无疑是先秦典籍之一。可是先秦文献没有“尚书”这个称呼。《墨子·明鬼下》说到“尚书《夏书》”，可是王念孙早已指出这个“书”应当是“者”字（见《读书杂志·墨子第三》“尚书”条）。先秦人引《尚书》，都只称“《书》”。《书》列入经书，先秦人是做过的，譬如《庄子·天运》假托孔子的话就说到。《书》称《尚书》始于汉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到《尚书》得名的理由，“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孔颖达等人为《尚书序》作疏，同样解释过《尚书》这个书名的意思，说道：“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这篇《尚书序》传为汉孔安国之作，后来被证明为伪作，但如果说它至迟是东晋人的文章，那是不会错的。《尚书序》也说了这样的话：“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序》所谓“上古”，孔疏所谓“上代”，指虞夏商周四代，这是只要翻阅过《尚书》的人都会明白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这是鲁恭王刘馀拆孔子旧宅的时候从墙壁中发现的，又称为孔壁古文《尚书》。也有学者认为《汉志》著录的《尚书古文经》与孔宅壁中藏本并非同本。《汉志》“尚书”类又著录有“《经》二十九卷”，这是汉初老儒伏生所传《尚书》今文本。史籍记载伏生教授的《尚书》也曾经珍藏于墙壁之间。可见古文与今文《尚书》都在墙壁里收藏过，那样做，与当时社会动乱（譬如秦始皇焚

书与秦末之乱)直接相关。所谓今文本,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抄写的;古文本,是用隶书通行之前的先秦文字抄写的。汉代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本来是由经文传抄的字体之异引起的。

据《汉志》与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孔子的第十一代后人孔安国是古文《尚书》的继承与传播者,但是早有学者证明此说不确(譬如刘起釭先生的《尚书学史》就说到这个意思)。而欧阳氏与大小夏侯为伏生今文经的承传者,可信无疑。《汉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可知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经文实有差异(这里只包括古文与今文相当的位置并非同一字的差异,由脱简而产生的此有而彼无的差异),但差异不过八百字左右,而篇目与内容理应基本相同。

东晋枚𪚩(一作颐)曾向朝廷献上一部古文《尚书》,流行一千三百多年后,清代学者力证其伪,称之为“伪古文《尚书》”,这是《尚书》学史上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这部书中与今文《尚书》相同的文章,当然是后世学者研究上古史的重要资料,其他诸篇都是伪古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相关的所谓“孔安国传”,自然也就被称为“伪孔传”了。造伪者企图蒙骗世人,当然要想出很多办法,其中包括从古文献中钞出一些比较可信的传闻这一手,所以,我们对伪古文《尚书》也应该作具体研究,细加辨别。

上个世纪《尚书》学界的一个重要成就是:《逸周书·世俘》实为《尚书》中的真《武成》,这个论断已成共识。千百年来,将真《武成》收入《尚书》,作为《尚书》中的可靠的一篇出版,我们

的《尚书校注》是第一次,想学界不致以为怪事。有了真《武成》一篇,真《尚书》叙事纪实的成分就加重了。

《尚书》反映的商周时代,已经产生并且在使用甲金文字。周人记本朝之事,而且将包括殷商在内的前朝传闻或文字资料加以整理,汇辑而成《书》,这大约是春秋前期以前已经在做,到春秋前期或稍后终于完成的事。太史公没有见过殷商及其前的古文字,其《史记》利用《尚书》资料写上古历史,实际上等于司马氏父子依自己的理解,用当时的语言对相应的《尚书》原文作了注释翻译(所谓以诂训易经)。后来的石经与敦煌钞本都有《尚书》部分。不少勤奋的《尚书》学者已注意到这些情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入郭师晋稀先生门下之前,鄙人尚未通读《尚书》。后来郭师教我读曾星笠运乾先生大著《尚书正读》,教我治《诗》。《书经》癖,《诗经》癖,是在郭师门下求学的岁月养成的。《三礼》癖,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入沈师凤笙先生门下求学以后的爱好了。现在是近耳顺之年,四部之书都喜欢,而于甲部新著仍然留意。

我们的《尚书》校注,将尽可能采用前辈学者的真知灼见,当然也会贡献自己的一得之愚。又,我们对那些所谓伪古文也将做必要的校注,因为时至今日,伪古文《尚书》也自有它们的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它们并加以研究。

我们的《四书校注》、《周易校注》奉行学术界多年来古籍整理与著述通例,包括《尚书校注》在内的后面几部校注当然无一例外。由于书后附有征引与参考主要书目,为省篇幅,正文中引文如无必要,一般不交代出处。所谓孔安国传简称“伪

孔传”，孔颖达等人《正义》简称“孔疏”，蔡沈《书集传》简称“蔡传”。这一类情况，应为学界所共知。又，如果两段以上经文中注码数字依次递升，则表示这两段以上的经文本来是紧相联系、共同合为一个完整意思的层次。这种情况，我们的四书五经校注中多次出现。

古书难治，经部书难治。本校注错误难免，欢迎专家与广大读者指教！

陈戍国 2002 年 10 月写于湖南大学

目 录

尚书校注序·····	(001)
尧典·····	(001)
舜典·····	(007)
大禹谟·····	(013)
皋陶谟·····	(018)
益稷·····	(020)
禹贡·····	(025)
甘誓·····	(032)
五子之歌·····	(034)
胤征·····	(036)
汤誓·····	(038)
仲虺之诰·····	(039)
汤诰·····	(042)
伊训·····	(044)
太甲上·····	(046)
太甲中·····	(048)
太甲下·····	(050)
咸有一德·····	(052)
盘庚上·····	(054)

盘庚中	(061)
盘庚下	(064)
说命上	(067)
说命中	(070)
说命下	(072)
高宗彤日	(074)
西伯戡黎	(077)
微子	(079)
泰誓上	(082)
泰誓中	(085)
泰誓下	(088)
牧誓	(090)
武成(一)	(092)
武成(二)	(096)
洪范	(108)
旅獒	(114)
金縢	(116)
大诰	(119)
微子之命	(123)
康诰	(125)
酒诰	(131)
梓材	(135)
召诰	(137)
洛诰	(142)
多士	(147)

无逸·····	(151)
君奭·····	(155)
蔡仲之命·····	(161)
多方·····	(163)
立政·····	(168)
周官·····	(173)
君陈·····	(176)
顾命·····	(178)
康王之诰·····	(183)
毕命·····	(186)
君牙·····	(188)
冏命·····	(190)
吕刑·····	(192)
文侯之命·····	(199)
费誓·····	(201)
秦誓·····	(203)
 附录 征引与参考主要书目·····	 (206)

尧典^①

①《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如果真是五帝之书，那肯定是受到尊重的。《史记》有《五帝本纪》，为开卷之首。《文心雕龙·宗经》言及“帝代五典”，现在能看到的是《尚书》的《尧典》（含《舜典》，详后）。太史公当年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那是因为古史茫昧，难免言之无稽之嫌。而“《尚书》独载尧以来”，有关传闻比较多一点。我们不妨把尧舜看作中国古代华夏族某部落联盟先后相承的两大领袖，而《尧典》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

[经文]

曰若稽古^①：

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②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民〕^③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曰大〕^④交，平秩南（讹）〔为〕^⑤，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

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①

[今注]

①曰若，曾星笠(运乾)先生《尚书正读》认为“皆语词”。“稽古”就是考察古代的事情。可见本篇为唐虞之后人追记传闻之作。②“平章”，《史记·五帝本纪》写作“便章”。曾星笠(运乾)先生《尚书正读》：“平当为采，形之误也。《说文》：‘采，辨别也。读若辨。’按：采、辨与便声同义通。”百姓，伪孔传解释为“百官”，这是对的。杨遇夫(树达)先生《善鼎跋》(见《积微居金文余说》卷一)：“《书·尧典》……文以九族百姓万邦黎民对言，知百姓与黎民有别也。”按：这几句赞美帝尧的德化之功。用以亲九族，九族就和睦了。用来辨明百官族类的方方面面，就把百官族类各方面的情形区分得明明白白。用来协和众多诸侯之国，就能使各国下层的众多人民日趋和善。③据阮元等《校勘记》改。④王引之《经义述闻》于此补入“曰大”二字，今从之。曾星笠先生据郑注于“南交”下补“曰明都”三字，亦通。⑤这个“讹”当作“为”，说详阮元等《校勘记》。⑥关于这一段文字的解释，务必先看《山海经》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并参看胡厚宣先生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发表于《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杨遇夫(树达)先生的《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收入《积微居甲文说》)，陈邦怀先生的《殷代社会史料征存》之四，于省吾先生的《释四方和四方畜的两个问题》(收入《甲骨文字释林》)，以及顾颉刚、刘起钎两先生的《尧典校释译论》。我们赞成刘起钎先生《尚书学史》关于《尧典》这一段话的批评：“旧注疏和历代治《尚书》的，对它作了各种解释，大抵是说，这一段分叙四季的政事，每一季约分三个内容：第一是派一位官员管该季相应的一方的事务；第二是依四中星定四季；第三是叙述其人民情况和鸟兽情况，但却说得很离奇。……其实这些原来都是上古的不同神话传说

材料，儒家硬把它凑成这段文字。”关于这一段话中说的尧那个时代的人民和鸟兽，刘先生十分明白地指出：那些说法“原是与之毫不相干的古代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的神话材料，由《尧典》作者完全不懂而生吞活剥地写成的，现在由甲骨学者的研究才把它解决”。

今按：《尧典》这一段说“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方曰折”，“北方曰毳”；《大荒南经》说“南方曰因”，《大荒西经》说“有人名曰石夷”。胡厚宣先生《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引前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发掘殷虚所得龟甲中的一片上面所刻的文句，可以认读的有如下的两句：“贞帝于东方曰析，凤曰毳。”“贞帝于西方曰彝。”折者析之形近字，隩与毳、夷与彝古音相近。《尧典》、《山海经》与甲骨文如此相合，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我们这里只是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前辈甲骨文学者对旧注疏以及历代《尚书》学者的批评确有根据。而《尧典》作者的这一段话实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可笑的说法，譬如胡厚宣先生指出的“甲骨文言‘凤曰毳’，《尧典》则由凤凰引申为鸟兽，不知甲骨文凤之义乃假为风也。”盖唐虞及其前的史料在《尧典》编写者心目中已有某些部分显得依稀模糊，捉影捕风的附会已难于避免。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既然是校注《尧典》，就原文加以注释自然成了不可缺少的工作。

“钦若昊天”，《史记·五帝本纪》作“敬顺昊天”。“宅嵎夷”，史公作“居郁夷”。“寅宾出日”，史公作“敬道日出”。“平秩”，《史记》作“便程”，司马贞《索隐》：“言便课其作程者也。”张守节《正义》：“耕作在春，故言东作。命羲仲恭勤道训万民东作之事，使有程期。”周秉钧先生解释“寅宾出日”两句说：“敬导春分之出日，辨别测定日东升时刻”（《尚书易解》卷一）。“厥民析”及其下句，是说春季人民分散以就农功，而鸟兽行交接繁衍之事。到仲夏季节，羲叔奉命主治南方之事。“南讹”，史公作“南为”，《索隐》认为东作、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厥民因，

鸟兽希革”，伪孔传：“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可是，这里的“厥民”为何仅就老弱而言呢？伪孔传殊无道理。曾星笠先生解释为“民气因仍，惮于进取改作也”，然而其民仲春东作，则仲夏何所因而惮于进取改作呢？江声（艮庭）《尚书集注音疏》：“因，就也，就之言就高也。”引《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为证，颇为得当。仲秋季节，和仲奉命主治西方之事。“纳日”之纳从内得声，《说文》：“内，入也。”《尧典》下文记舜命龙“夙夜出纳朕命”，《史记》作“夙夜出入朕命”。可知纳日就是入日，与前文“出日”相对而言。前文“厥民因”是居居高地，这里“厥民夷”自然应该是就平地而居。毳，读 xiǎn（与“显”音同），曾星笠先生说：“毳毳声近。”引郑注：“毳，理也。”伪孔传也说：“毳，理也。毛羽更生整理。”仲冬季节，和叔奉帝命主治北方之事。“平在朔易”，平就是上文“平章”“平秩”之平，“在”在这里是“察”的意思（见《尔雅·释诂》）。周秉钧先生把“平在朔易”解释为“辨别考察日道向北移动时刻”。隩（yù，音同“玉”），《史记》作燠。毳，音义与茸（róng）同。伪孔传：“隩，室也。民改岁入此室处，以辟风寒。鸟兽皆生，夷毳细毛以自温焉。”（夷读 ruàn，音义与“软”同。毳读 cuì，鸟兽的细细的寒毛。）蔡沈《书集传》的解说相同。“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史记》作“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到这里，《尧典》这一段的意思可以说基本上疏通了。

又按：这一段开头说“乃命羲、和”，后来说“汝羲暨和”。羲与和本来是神话中的人物，可能要理解为羲家兄弟、和家兄弟；如不然，这一段话中间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就难于理解了。前辈学者已指出《尧典》作者这样处理神话资料与历史记载的出入。至于“星鸟”、“星火”、“星虚”与“星昴”（所谓“四仲中星”）作为天象而成了确定季节的根据，究竟应该出现在何时，前辈学者也有研究，我们这里不能多说。有学者认为“寅宾出日”、“寅饩入日”属于祭日之礼，我们赞成这种说法。拙著《中国礼制史·先秦卷》已言及，这里也不多说了。历代史家（如太史公



司马氏父子)、注疏家(如孔颖达等)所谓“敬道日出”、“敬道日入”,后世学者如果理解为祭日之礼的仪注,也就可以不必批评古人的误会了。

[经文]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①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②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③。有能俾乂?”金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④。”岳曰:“异哉!试可乃已。”^⑤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鲧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⑥

[今注]

①“畴咨若时”,《史记》作“谁可顺此事”。张守节《正义》:“言将登用之嗣位也。”显然,《正义》这一句是对原文“登庸”的解释。司马谈父子没有解说“登庸”是什么意思,也许认为不言而喻。②“畴咨若予采”,伪孔传:“采,事也。复求谁能顺我事者。”《释文》引马融注:“采,官也。”我们认为“畴咨若予采”与前面的“畴咨若时”义同。据《尔雅·释詁》,“采”可以训为“事”,也可以训为“官”。伪孔传:“都,於,叹美之辞。

共工，官称。鳩，聚。倨，见也。”按：方，《史记》作“旁”。旁有大的意思，广的意思，见《广雅·释诂》。鳩，《释文》引马融注：“具也。”倨，一读 zhàn（音同“栈”）。《释文》：“徐音撰。”是又可以读 zhuàn（与“专”读第四声音同）。方鳩倨功，广聚而见（具）其功。③“下民其咨”，《史记》作“下民其忧”。伪孔传：“言民咨嗟忧愁，病水困苦。”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无异文。按：咨本是嗟叹之辞，太史公直接用咨嗟的引申义，伪孔传则本义与引申义并用之。④沸读 fú（音同“扶”）。圮读 pǐ（音同“匹”）。“方命”，《五帝本纪》作“负命”，唐张守节《正义》：“负，违也。”张氏说“鲧负命”是“鲧性很戾，违负教命”的意思。东汉马融、郑玄都把“方”解释为“放”，认为“方命”是“放弃教命”的意思。伪孔传：“凡言‘吁’者皆非帝意。沸，戾。圮，毁。族，类也。言鲧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辄毁败善类。”焦循《尚书孔氏传补疏》赞成伪孔传的说法。我们认为太史公与马、郑的解释可以讲通，而伪孔传与焦循的意见也许更符合原意。

⑤《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尚书一》：“‘试可乃已’，言试而可，则用之。”俞曲园认为“试可乃已”的“已”与“以”可通用，“言试之而可，乃用之也”。这样说较为妥当，比太史公说的“试不可用而已”准确。⑥太史公对《尧典》“帝曰我其试哉”至“嫫于虞”数句的理解有错误，方孝岳先生《尚书今语》误同。杨遇夫（树达）先生《读尚书尧典》一文（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已经说得很明白。朱熹则早已指出“钦哉”为尧戒女之语。至此，我们的《尧典》校注该结束了，只是对一些容易被读者忽略的地方加以说明，将前修时贤研治《书经》本篇得到的重要发现稍作介绍而已。不少词句的解说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注释里，那是因为太史公以诂训易经较为准确好懂，现在常见的注本说得也多了，而且并无错误，而本校注篇幅实在有限。

舜典^①

①今文《尚书》无此篇目而合其文于《尧典》，但无篇首“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孔疏已指出这二十八字始见于建武四年姚方兴表上萧齐朝廷的所谓孔氏传。显然，这二十八字只能视为伪作。但是其他的文句不伪。伪古文《尚书》的编造者称本篇为“《舜典》”，盖以为本篇说的主要是大舜的事情（包括政绩）。

[经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①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②，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今注]

①上文“帝曰我其试哉”（见《尧典》）至此，曾星笠（运乾）先生认为“言历试诸艰”，写的都是尧对舜的考验。无论家事、朝政与外交，虞舜都能处理得当。②这里写尧赞许舜的言行与成功。曾星笠先生说：“乃，犹汝也。底，定也。绩，成也，功也。……‘可’字应在‘底’字上，作‘乃言可底绩’。知者，‘底绩’二字当时成语。”按：底读 zhǐ（音与“纸”同），定的意思。另一说，底读 dī，至的意思。《史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是底与绩分开来讲。《皋陶谟》也有“乃言底可绩”句。看来曾先生的说法还可斟酌。

007

